

節鉞來鎮茲土不直視爲舊遊地且家視廉也視廉之弁紳巾衿其子侄也視廉之黃童白叟其厮養僮指也撫綏之而一切流離彫瘵罔不見休教寧之而一切么麼豪猾戢無敢逞唇海奠于磐孟刁斗化爲鐘鐸舉先太翁惇大明作之德盡闡揚而光大之悠悠世澤沁入髓骨廉之人以其德叅知者而轉思太翁旣輝煌其專祠又公舉而躋之名宦祠春秋祀之尸祝俎豆千萬年無數寧直畏壘

峴山足擅不朽云哉是祠建於永濟橋之西
庭楹四座開闔垣墉軒敞壯麗創於萬曆之
戊寅年重新於天啟之辛酉年首事者太守
馮公暨諸屬吏若而人捐資督修乃鄉紳暨
州邑士庶若而人備書于後

林公德政碑記

方珙明

夫子以政令刑罰爲化民之末務而必曰道
之以德齊之以禮傳循吏者仁厚之士凜凜
德讓有捍禦之功自安樂之有富教之實自

咏嘆之可多人能哉於今見林侯之爲賢也
侯未相識也嘗讀旌廉能公移仰其名氏其
後讀郡守饒君秉鑑新城之記詳其行事又
其後司訓許君文曄以父老之書請記其德
政之碑益知其詳侯名錦字彥章閩連江人
庚午鄉試第授廉之合浦訓導正身立教鄰
庠生多從問學天順庚辰蠻寇起海濱陷郡
縣靈山當其衝尹丞先事去都憲葉公時巡
撫兩廣檄侯來署侯視南郭外民聚處數千

家而城中縣治軍營之偏塞無有隙也亟命
取木於山環民居樹柵五百餘丈爲之保障
歲且不登多窘於衣食傾倉賑給無有空乏
無何滿秩之京寇毀其柵民潰入山林往往
相泣也葉公具其績于朝請授知縣事詔從
公言民間知相率來歸於時寇勢縱橫剽掠
無虛日侯躬率民壯隨所至往禦明年壬午
正月與戰於羅和水口敗之閏月又敗之墟
黃岡嶺下五月晦前二日大敗之新庄前後

俘斬近六百人邑以無虞乃諭民拔木柵築
土垣因舊城闢之上具睥睨樓鋪下通重門
外鑿深濠遷縣治於其中安危偕之費鉅財
不告匱役煩民不言勞笑語嘻嘻式歌且舞
謂他邑災害之相仍而我耕樵時事雞犬相
聞也侯事神育材尤所加意大成殿南北壇
傾頽久矣修飾如新建學後堂闢兩齋爲絃
誦所戎事稍暇坐其上問難經旨講肄禮義
民多往觀久則服習其教婚有時喪有制燕

有序孝友有節尊卑有秩鄒魯雅俗倏爾荒
服見之侯賢於人遠矣然侯之治小邑耳得
郡佐之千里刁斗之息矣得藩佐之一方祗
席之安矣而詢其設施次第初不事刑罰之
嚴捐之以俸富室輸財先之以身壯夫效力
夫子詔子路先之勞之侯之用矣子路以政
事名而其志曰千乘之國加之師旅因之機
謹爲之三年民有勇且知方也門人尚述之
以示後世林侯之賢不有述之爲善者不幾

於急乎故不拒父老之請次第其辭俾刻諸石俟太史之采以續史傳之載云

林公安邊修造記

林文
明少卿

蠻彝猾夏雖唐虞之世不能無而於禍患之來預生賢才爲振却且因之而立千百年之防此實天相至治之世若漢馬文淵之平側貳而與越人申明舊制開陂障溝洫宋余安道之平儂智高而罷浮賦奏官吏滿去不得持南方藥物非其然耶而今得林君在廉州

安邊修造政績於二公若一人者故因靈山
周教諭弘之請并其行事詳著之教諭余同
邑人非有私於君而爲求言因廉人之志余
烏得無言乎君名錦字彥章閩連江人由景
泰庚午鄉試進士授合浦縣儒學訓導時蠻
寇四出郡邑不能爲計君累陳守備方畧皆
鑿鑿可行天順紀元都御史崑山葉公檄署
靈山縣事君至周視形勢於縣南立排柵五
百丈多設戰守之具寇不能爲害適中貴前

後往珠池採珠勞費百萃君爲措置其事
告完民不以爲難未幾滿秩之京民庶失怙
依散入山谷葉公具其事以聞辛巳授靈山
知縣馳驛來任民間之來歸是歲田荒不耕
穀價騰湧斛至錢千君發倉廩賑濟而寇勢
益熾時時攻掠村堡君乃單騎至其巢穴諭
以禍福于是近縣二十五徭悉歸服其遠所
不服躬率民兵以往隨所至與戰先後俘斬
千餘還所擄掠子女縣中無事乃去排柵築

土城徙縣治於中廉守饒侯秉鑑爲作新城
記禁淫祠修學校試生徒勸民力農桑務孝
弟成化丙午陞同知廉州府事靈山民求韶
教授方先生玳爲德政碑文立石頌德焉廉
亦經寇久民勞饑發倉廩如靈山先後所活
數萬人時寇焚劫清和鄉官軍望之不與戰
侯肩輿至焉寇見稽首散去者千人尚有恃
強不降者縱兵殺之侯自後聞寇所在卽率
兵往往必俘馘首歸修城浚隍周城設串樓